



他的死触目惊心地提醒了我，生命有时就是一个粗鲁的玩笑，带来的不是「哈哈」的笑声，而是残酷的现实

SUE GRAYTON



“C” is for Corpse

Corpse: [kɔ:ps] n.死尸，(尤指人的)尸体



午夜文库 ■ 大师系列 (美) 苏·格拉夫顿◎著 夏钧波◎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C: 尸体
"C" is for Corpse

(美) 苏·格拉夫顿 著
夏钧波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C: 尸体 / (美) 格拉夫顿 (Grafton, S.) 著; 夏钧波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225-753-5

I. C… II. ①格…②夏…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61784号

C is for Corpse

By Sue Grafton

Copyright © 1986 by Sue Graft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ew Star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7-9733



C: 尸体

(美) 苏·格拉夫顿 著; 夏钧波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刘 颖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13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一版 200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753-5

定 价: 24.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苏·格拉夫顿 Sue Grafton (1940-)

苏·格拉夫顿一九四〇年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和电视剧作家。格拉夫顿的创作天赋在其早期小说及长篇剧中已初现端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她甚至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英国作品改编为充满美国风情的电视剧集。

一九八二年苏·格拉夫顿推出的“金西·米尔虹探案系列”，每部作品皆按英文字母的排列顺序命名，其创新手法一直为推理小说迷津津乐道。格拉夫顿运用人物侧写的手法，有效地拓展了侦探小说的视野，让人物回归为小说的第一主题，同时也使曲折的情节有更进一步的深化空间。其作品笔触果断、情节多变，读来令人大呼过瘾。

字母系列首部作品《A：不在现场》入选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评出的最经典的一百部推理小说，《B：窃贼》和《C：尸体》接连包揽两届安东尼读者票选最佳小说奖和夏姆斯奖。二〇〇八年，苏·格拉夫顿获得英国犯罪作家协会授予的卡地亚钻石匕首奖；二〇〇九年，荣获爱伦·坡终身大师奖。她的小说被译为二十六种语言，风行全球二十八个国家，至今销售记录达数百万本，堪称侦探小说界的畅销大师。

苏·格拉夫作品年表

1967	Keziah Dane
1969	The Lolly Madonna War
1983	"A" is for Alibi
1985	"B" is for Burglar
1986	"C" is for Corpse
1987	"D" is for Deadbeat
1988	"E" is for Evidence
1989	"F" is for Fugitive
1990	"G" is for Gumshoe
1991	"H" is for Homicide
1992	"I" is for Innocent
1993	"J" is for Judgment
1994	"K" is for Killer
1995	"L" is for Lawless
1996	"M" is for Malice
1998	"N" is for Noose
1999	"O" is for Outlaw
2001	"P" is for Peril
2002	"Q" is for Quarry
2004	"R" is for Ricochet
2005	"S" is for Silence
2007	"T" is for Trespass

1

我在星期一遇见了博比·卡拉汉。星期四他就死于非命。他坚信有人要杀他，事实证明这是真的，但我们都没有及时发现而使他免于被害。我从没有为死人工作过，也不希望以后再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是否值得，我都要为他进行这次调查。

我叫金西·米尔虹，是一名私家侦探，在加利福尼亚的小城圣特雷萨执业，该市位于洛杉矶北面九十五英里处。我现年三十二岁，离过两次婚，喜欢独处。我怀疑我的独立性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命中注定将独守一生。博比对此并不认同，我不清楚为什么。他年仅二十三岁，我和他没有发生过任何与“浪漫”二字有关的事，但我的确关心他，他的死就像往我脸上丢了一块蛋黄派，触目惊心地提醒我，生命有时就是一个粗鲁的玩笑，带来的不是“哈哈”的笑声，而是残酷的现实。

那是在八月份，我正在圣特雷萨健身中心锻炼，努力恢复受过伤

的左臂。天气持续高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我感到烦躁不安，不耐烦地变换着练习项目：俯卧撑，仰卧起坐或者转腕。我刚刚完成了两项委托，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左上臂的骨折——我感到筋疲力尽，需要休息。幸运的是，银行账户上的存款余额大方地批准了我两个月的假期。但是同时，假期又让我闲得发慌，枯燥的物理治疗逼得我快发疯了。

圣特雷萨健身中心是个真正不和你讲废话的地方——一家地道的平民健身俱乐部。没有按摩浴缸，没有桑拿浴室，也没有音乐。只有镶满镜子的墙壁、健身器材以及沥青色的工业化地毯。两千八百平方英尺的空间弥漫着类似于男人护档的汗骚味。

我每天早上八点到达，每周三次。十五分钟热身，然后开始一系列的训练，用来加强并调节我的左三角肌，胸大肌，二头肌，三头肌，等等。因为我不仅被打得涕泗横流，还拦截了一颗点二二口径子弹的飞行路径。外科医生让我接受为期六周的物理治疗，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完成了三个星期。我要做的事轻而易举，仅仅是耐心地在一台又一台的器械上活动身体。在这个时段，我通常是健身中心中唯一的女性，在所有男人偷瞄我的同时，我也暗自评价着他们的身材，借此分散对于疼痛、汗水以及恶心感的注意力。

博比·卡拉汉和我同时进入健身房。我不清楚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但不管是什么，肯定相当可怕。他身高将近六英尺，长了一副橄榄球队员的身材：大脑袋、粗脖子、宽肩膀和结实的腿。现在他长满蓬松棕色头发的脑袋只剩下了一半。他左半边脸耷拉了下来，形成了永久畸形的怪模样。他的嘴角挂着口水，就好像被打了一针诺弗卡因^①之后感觉不到嘴唇的存在似的。他总是会把手提起来放在腰间，并

^①诺弗卡因 (Novocain)，一种局部麻醉药的商品名。

且经常带着一块折叠好的手巾擦拭下巴。他的鼻梁上贯穿着一道可怕的暗红色疤痕，胸口也有一道。他的膝盖上满是杂乱交叉的疤痕，就好像被一名剑士愤怒地挥剑砍过一样。他步伐轻快，但左脚跟腱明显短了一截，令他的左脚后跟上提。健身练习令他精疲力竭，但他每天都会出现，他身上那股韧劲令我十分钦佩。我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他的举动，为自己的满腹牢骚暗自惭愧。很明显，我身上的伤可以恢复，但他的却不能。我并不是同情他，只是有些好奇。

那是个星期一。健身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在一起。他俯卧在紧邻我的一张长凳上，全神贯注地做着腿部弯曲动作。我坐到了举腿机上，想换个花样。我体重一百一十八磅，需要恢复的只是我的上半身，但我受伤后一直没有恢复慢跑，所以做一些抬腿练习应该对我有好处。我只加到一百二十磅，已经感到疼痛。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开始玩一个小游戏——看看周围哪个器械最令我痛恨。他正使用的腿部弯曲机是一个很不错的候选者。我看着他做着腿部弯曲练习，一组十二次，一遍一遍地重复。

“我听说你是一名私家侦探，”他说，腿上仍然没闲着，“是真的吗？”他的声音略微有一点拖音，但他巧妙地掩盖了它。

“是真的。难道你正想找一个？”

“的确如此。有人想杀我。”

“看来他们几乎要成功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九个月之前。”

“为什么找到你头上？”

“不知道。”

他腿部的肌肉正在鼓起，腿上的肌腱像钢索一样拉得紧紧的。脸上的汗水滚珠般地淌下来。我下意识地数着他弯曲的次数。六、七、八。

“我恨这台机器。”我发表意见。

他笑了笑。“这缺德的东西很让人痛苦，对吧？”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和一个好友深夜在一条路上行驶。一辆车突然出现，开始不断地从后面撞我们。到达山顶的一座桥时，汽车失去了控制，我们从桥上摔了下去。里克死了。他跳出车外，汽车从他身上滚了过去。我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你知道吗，那是我生命中最长的十秒钟。”

“我敢打赌肯定是。”他冲下去的那座桥横跨在一个岩石嶙峋、灌木丛生的峡谷上面。那个峡谷深达四百英尺，是跳崖自杀者的绝佳选择。实际上，我还从没听说过谁掉下去后还能生还。“你很刻苦，”我说，“你没间断过恢复训练。”

“有什么办法呢？那次事故过后，他们断定我再也无法行走，说我再也干不了任何事了。”

“谁说的？”

“家庭医生，一个长期被我家雇用的老家伙。我母亲当场解雇了他，并请来了一位外科专家。他妙手回春，让我重新站了起来。我在复健中心待了八个月，最近才能来这里做些锻炼。你是怎么回事？”

“一个混账开枪打中了我的胳膊。”

博比笑了起来，发出一种愉快的抽鼻子的声音。他完成了最后一组练习，用胳膊肘撑起身体。

他说：“我还有四部机器上的练习，然后咱们就走吧。对了，我叫博比·卡拉汉。”

“金西·米尔虹。”

他伸出手来，我们握了握，无须一言便达成了协议。我当时就知道，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会为他工作。

我们在一家健康食品小餐馆就餐，这类小餐馆专做模仿肉类馅饼的素食，但任何人都能够一眼看穿。我本人不大理解这种做法。我认为，即使是看上去像碎牛肉的食品，也会让一个素食者感到厌恶。博比要了一份加豆子和奶酪的墨西哥玉米馅饼，和健身房中一块卷起来的毛巾一般大，表面涂满了沙拉酱和酸奶油。我点的是炒时蔬和糙米饭，再加一杯叫不出名字的白葡萄酒。

进食对于博比来说，其艰难程度不亚于健身练习，但他对这一任务的专心致志却使我能近距离观察他。在阳光的照射下，他的头发显得有些褪色并且粗糙，令无数女人羡慕的长睫毛下面是一对褐色的眼睛。他的左脸毫无生气，但下巴浑圆结实，在一道疤痕的陪衬下宛如一弯新月。我猜他在坠入那个峡谷时牙齿曾切入他的下嘴唇。恐怕只有老天才知道他是如何生还的。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他知道我在注视着他，但没有表示反对。

“你能活下来可真够幸运的。”我说。

“我告诉你最糟糕的事吧。我的脑子少了一大块。”他说话时又出现了拖音，似乎这个话题能影响他的声音，“我昏迷了足足有两个星期。我醒过来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该死的事情。我现在仍然不知道。但我记得我原来的样子，这让我非常痛苦。我以前很聪明，金西。我懂得很多知识，能够集中精力，也有很多想法。我思维敏捷，能魔术般地产生奇思妙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思维能够魔术般地产生奇思妙想。

他继续说下去。“现在我的记忆残缺不全，有很多空白。我失去了大片关于过去的记忆，它们再也不存在了。”他停顿了一下，不耐烦地轻轻擦着他的下巴，然后痛苦地看了一眼手巾，“天啊，我还流着口水，太可恨了。如果我一直都是这副样子，我就不会体会到差别，也就不

会如此痛苦。我会以为每个人的脑子都和我的一样。但我却知道它曾经敏捷过。我曾是一名学生，很快就要进一所医学院了。而现在我能做的只是锻炼。我只是尽可能地恢复协调能力，以使自己可以独自上那该死的厕所。不在健身房时，我去一位名叫克莱纳特的神经科医生那里就诊，想办法恢复一些其他功能。”

泪水突然涌入他的眼眶，他停顿下来，拼命控制着情绪。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猛地摇了摇头。当他再次说话时，声音中充满了自我厌恶的语气。

“好了，这就是我的暑假。你呢？”

“你肯定这是一次谋杀吗？为什么不是一次恶作剧或者是酒后驾车？”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认得那辆车。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很明显，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似乎……当时，我认出了那辆汽车。”

“有没有认出驾车者？”

他摇了摇头。“现在没法告诉你。当时我可能认出来了，也可能没有。”

“驾驶员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问道。

“不……不知道。这也记不起来了。”

“你又如何知道肇事者的目标是你而不是里克呢？”

他将盘子推开，并示意服务员上咖啡。他耸了耸肩。“我知道一些事情。发生了某些事情，被我察觉了。我就记得这么多。我甚至还记得我惹上麻烦了。我当时非常害怕。但现在我就是想不起原因。”

“里克呢？他也牵连其中吗？”

“我想这与他毫无瓜葛。我不敢打包票，但几乎能肯定与他无关。”

“那天晚上你的目的地是哪里？这与事故有没有什么联系？”

博比抬起头来。女服务员端着咖啡壶站在他的身旁。他等着她给我们俩都倒上咖啡。她离开后他很不自然地笑了笑。“我不清楚我的敌人是谁，你明白吗？我不知道我身边的人是否知道我所忘记的这件‘事’。我不希望有人恰好听到我们的谈话……只是以防万一。我知道我过于紧张了，但不得不这样。”

他的眼神跟着女服务员走向厨房。她将咖啡壶放回柜台，在窗边拿起一份菜单，回头瞟了他一眼。她很年轻，并且似乎知道我们正在谈论她。博比再一次擦了擦下巴。“我们当时正赶往一家驿站酒馆。有一支蓝草音乐^①乐队经常在那里表演，我和里克想去听他们的演奏。”他耸了耸肩，“可能还有其他目的，但我觉得不会有了。”

“那段时间你正在干什么？”

“我刚刚从圣特雷萨大学毕业，正在圣特里医院做兼职，等待着是否被医学院录取的消息。”

自我记事起，圣特雷萨医院就一直被称为圣特里医院。“是不是迟了点？我记得要想申请医学院一般都要在冬天发出申请，夏天就得到答复了。”

“是的，实际上我以前申请过，但没被录取，因此我正在再次努力。”

“你在圣特里做什么工作？”

“可以说是‘到处打杂’。我什么事都干。有时候，我在住院处工作，在病人住院前打印表格。我负责拨打电话，询问病人的基本情况、保险责任范围，等等。有时候，我也在医疗记录室归整图表，直到我厌烦得干不下去。最后一份工作是在病理学科当打字员，为弗雷克医生工作。他人很不错，有时让我做一些实验室试验。你知道的，都是

^①蓝草音乐 (Bluegrass Music)，一种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于美国肯塔基州山区的乡村音乐。

些简单的事情。”

“不像是会有什么危险的工作，”我说，“那么大学呢？你所遭遇的危险会不会来自于你原来的学校？教职员？学习的课程？你参加的某项课外活动？”

他摇着头，一脸茫然。“我觉得不是。我六月就已经毕业了，事故发生在十一月。”

“但你的感觉是，不管这个令你陷入险境的原因是什么，你是唯一知道的人。”

他呆呆地看着咖啡杯，然后又转向我。“我猜是的。我和那个试图杀我灭口的人。”

我坐在那里凝视着他，努力思索着。我把鲜奶倒入咖啡杯，不断搅动。保健食品狂热者喜欢这类富含微生物的饮品。“你还记不记得你知道这事到底有多久了？因为我在想……如果这事这么危险，你为什么不当时就公开呢？”

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怎么公开？报警之类的吗？”

“对。如果你碰巧撞见一起偷盗案件，或者你发现某个人是俄罗斯间谍……”我喋喋不休地列举着我能想到的各种可能性，“或者你发现了一个暗杀总统的阴谋……”

“为什么我不拿起我能看到的第一个电话寻求帮助呢？”

“是啊。”

他沉思了一会儿。“也许我这么做了。也许……见鬼，金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沮丧。一开始，在医院的前两三个月，我只感受到疼痛。我所能做的，就是活下来。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一事件的缘由。但是慢慢的，在我身体好转的同时，我开始回忆，努力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其是他们告诉我里克死了之后——头几个星期我

根本不知道这事。我猜他们是担心我会因为自责而影响我的恢复。刚听说时我的确非常难过。会不会是我喝醉了才一头冲出公路？我必须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否则我会发疯的。不管怎么说，我开始零零星星地想起一些事。”

“既然你记起这么多，你可能也能想起剩余的其他内容。”

“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他说，“如果我真记起来了会怎么样呢？我想，现在我还能活着坐在这里，唯一的原因是我无法再想起任何事情。”

他意识到他的声音变大了一点儿，便立刻闭口不语，目光快速地向周围扫视。他的不安感染了我，我跟着他朝四周看了看，想着要压低声音不让我们的对话被人偷听。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你是否真正被人威胁过？”我问道。

“没有。从来没有。”

“没有匿名信件或者陌生电话？”

他摇摇头。“但我一直处于危险之中。我知道。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我需要帮助。”

“你有没有找过警察？”

“当然，我找过。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起交通事故。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是一次犯罪事件。嗯，肇事逃逸。他们知道我后面有车，我是被这辆车撞下桥的，但要说这是一次蓄意谋杀？算了吧。即使相信我，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警察不会对我实施全天二十四小时保护的。”

“或许你应该雇用一个保镖——”

“去他的保镖！我要的是你！”

“博比，我不是说我不帮你。我当然会。我只是在讨论你的选择。我觉得你需要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他身体向前倾，神情十分紧张。“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人跟踪我，我要他们停止这些小动作。这就是我要的，我根本不需要什么警察或者保镖。”他的话戛然而止，一脸激动，猛然坐了回去。

“见鬼。”他说完不安地挪动着身体，随后站了起来，从钱包里拿出二十美元扔在桌子上，然后朝店门走去。他脚步轻快，但一瘸一拐的步态比先前我见到的更加明显。我抓起我的手提包，紧追上去。

“天啊，走慢点儿。去我的办公室吧，我们打印一份合同。”

他为我打开门，让我先走了出去。

“我希望你能付得起酬劳。”我转过头对他说。

他微微一笑。“不必担心。”

我们向左转，朝停车场走去。

“对不起，我刚才发了脾气。”他低声咕哝着。

“没事，我一点儿都不介意。”

“我不确信你是否打算认真对待此事。”他说道。

“我为什么不？”

“我的家人认为我脑子里少了一根筋。”

“是啊，这就是为什么你雇佣了我而不是他们。”

“谢谢。”他低声说。他的手抓住我的胳膊，我瞥了他一眼。他的脸红红的，眼中泛着泪光。他装作不经意地抹去眼泪，故意不看我。我第一次意识到他是多么年轻。天啊，他还是个孩子，一个受了伤的，迷茫的，惊吓过度的孩子。

我们慢慢地走向我的汽车，我能感受到身边的路人投来好奇的目光，他们的脸上露出同情和不安的神情。我真想抓个人揍他一顿。

2

下午两点，合同已经签署完毕，博比预付了我两千美元作为行动费用。我开车把他送到健身中心门口，吃饭前他把他的宝马车停在那里了。他完全可以使用残疾人专用车位，但我发现他并没有使用。可能是在他来之前已经有人停在那里，或者，他执拗的脾气让他宁愿选择多走二十码的距离。

在他下车时，我把上身倾斜到副驾驶座，问他：“你的律师是谁？”他扶着打开的车门，低下头看着我。

“塔尔博特和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瓦登·塔尔博特。怎么了？你想和他谈谈？”

“问问他是否有警方报告的复印件可以给我看看。这能节省我很多时间。”

“好的。交给我来办好了。”

“对了，我最好从你的直系亲属开始。他们对于事情发生的经过可

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过会儿我给你打个电话，看他们什么时候有空，好吗？”

博比做了个鬼脸。在去我办公室的路上他告诉我，残疾使他暂时回到了和他格格不入的家里。他的父母几年前离了婚，母亲再婚了，实际上，这是第三次。很明显，他与现在的继父相处得并不好，但他似乎挺喜欢基蒂——他十七岁的新妹妹。我想和这三个人都谈谈。我大多数的调查都是从文件开始的，但这次将是个例外。

“我有个更好的想法，”博比说，“今天下午到我家来吧。我母亲五点在家举办一个酒会。我继父过生日。你可以见到所有人。”

我犹豫了一下。“你确信没问题吗？她可能不希望我突然出现在这种特殊场合。”

“没事。我会提前跟她打招呼的。她不会介意。有铅笔吗？我告诉你路怎么走。”

我从包里摸出一支钢笔和我的笔记本，草草记下地址。“我六点左右到。”我说。

“很好。”他用力关上车门，然后朝他的车走去。

我目送他蹒跚地走着，直到他上了车，我才开车回家。

我住的地方原来是供一辆车停放的车库，现在被改装成一个单间小公寓。十五平方英尺大，每月两百美元租金。客厅、卧室、厨房、浴室、储藏室以及洗衣房都在这一间屋里。室内所有物品都是多功能的，并且体积很小。我有一个组合式冰箱，一个水池，一个电炉，一个玩具大小的分层洗涤兼甩干机，一张展开能变成床的沙发——尽管我从来不会折叠它——以及一张我时常用来吃饭的书桌。我是一个工